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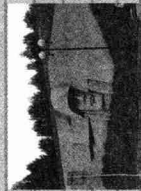
曹利群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肖邦不住17号



xiaobangbuzhu
shiqihao



曹利群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肖邦不住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不住 17 号/曹利群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222 - 712 - 5

I. 肖… II. 曹… III. 古典音乐—音乐欣赏—西方国家
IV. J60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399 号

■肖邦不住 17 号

著 者 / 曹利群

责任编辑 / 高文喆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版式设计 / 东方黑马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本 印张 / 17 字数 / 261 千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22 - 712 - 5

定 价 / 29.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走过” 悲伤

——代序

看这本书校样的时候，正赶上四川汶川发生空前的大地震。举国悲恸。年过知天命，手无缚鸡之力，除了捐款，一时不知还能为灾区做些什么事情。四面八方伸出援手，废墟下的生命被挽救了，受伤的人们被送往医院，赈灾的款物陆续到达，但更多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从朋友们的电话和短信里，得知受伤的人和救助的人都需要信心的恢复、精神的重建。古典音乐也许此时可以派上用场。在悲伤、恐惧与孤寂时，也许一个旋律就是连接生与死的桥梁。于是应约写下了五首推荐乐曲。

第一首 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

追思亡灵，让我们倾听这首安魂曲。在肃穆的送葬和死亡的悲剧之外，更多的是温暖的慰藉，人性的关爱。这不是给德意志民族的，它是一个歌者对逝去母亲的深切缅怀。既是对亡者的祈祷，又是对生者的告慰。这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安灵歌，二次世界大战中，多少音乐家在为全世界的母亲悼亡时，唱着它潸然泪下。今日的国殇，我们同样见证了许多故去和活着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们瘦弱而坚强的躯体不仅呵护了儿女的身体，更拱卫了他（她）们的心脏。

第二首 斯美塔那：我的祖国

这是一幅波希米亚乡村的音乐画卷：祖国的历史、英雄的传说以及美丽的山川——铺展在人们的面前。在六个诗篇中，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描绘了穿过捷克的一条河流两岸的自然风光，倾诉了对祖国人民与家乡父老的深切情感。今天它已经被公认是一部杰出的世界性的交响诗，而当年，它更像是一篇民族精神的宣言。凝神谛听，那分明是我们的山川的鸣响，是我们的同胞在歌吟。

第三首 拉赫马尼诺夫：第二交响曲

这是一首吟唱磨难与命运的悲歌。从第一次听到的那天起，我就觉得这不

仅是俄罗斯苦难情结的果实，而是每个面临生命考验者的心曲。中国人的审美讲究哀而不伤，“拉二”就是明证。作曲家以生命的经历告诉人们，在承受了伤口的撕裂，面对伤痛的悲情之后，如何走出阴郁的沉重，哪怕是最柔弱的表达也是最坚强的情感。生命本身是脆弱的，生命有时是残酷的，但只有经历了生与死的拷问才能在微暗中看到光亮。

第四首 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622）

这是莫扎特特有的宁静，安谧中略带忧伤。不同于贝多芬拥抱全人类的慰藉，莫扎特的宁静传达出对每个生命个体的热爱。这是我所听到的最美的单簧管协奏曲，充满温馨沉思的美感，就像是天使的微笑。肖斯塔科维奇说，音乐是人类精神最后的避难所。痛定思痛之后，暂时让我们逃避一下又何妨？在田园牧歌式的遐想中，那天鹅绒般的美妙旋律慢慢摇曳，让疲惫的躯体有所依靠，让昏乱的内心渐次清朗。

第五首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有这样一个古希腊传说：神带来伤口，神在伤口之中，神治愈伤口。在我看来，造成和治愈伤口靠的是人，是人的信念。如果说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表达的是人类遭受的苦难和经受的考验，那么末乐章的“欢乐颂”则是对人类大同的诉求，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之力的召唤。“第九”因此具有超越音乐的精神特质的品格。“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清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在“欢乐颂”的昂扬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人们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信仰而共赴人类自身之难，在人类内心魔鬼与天使的较量中，天使再次伸展了翱翔的翅膀。

为了这个不能忘却的日子，谨以此为代序。

曹利群

2008年5月26日

目 录

墓园之思

寂静的墓园 / 3

克林:拜谒柴科夫斯基的故居 / 5

新处女公墓:祭扫肖斯塔科维奇的墓地 / 9

阿尔巴特街:探寻斯克里亚宾的神秘 / 12

彼得堡:触摸穆索尔斯基的叹息 / 14

巴黎街景:肖邦不住 17 号 / 16

萨尔茨堡的夜空:与莫扎特“擦肩而过” / 19

威尼斯的假面:维瓦尔第琴声细诉 / 22

情感之弦

- 我亲爱的朋友 / 29
柏树的情思 / 34
邻家少年的春日 / 37
爱之梦 / 40
一个人的风暴 / 44
生命的追问 / 49
自然礼赞 / 58
三色堇 / 67
肖邦的迷幻花园 / 72

家国之念

- 我的祖国 / 83
芬兰颂 / 87
英雄的升华 / 92
家与国 / 96
山民之子 / 100
一切都是波兰的 / 104
底层的珍珠 / 108
重听雅纳切克 / 110
寂静的声音 / 117
如烟的悲愁 / 120

历史之墙

- 哪怕砍断我的双手 / 125
-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 130
- 把德意志音乐镶进历史之墙 / 137
- 富特文格勒 50 周年祭 / 145
- 且留老眼看青山 / 147
- 一个英国老头的音乐遗产 / 155
- 天堂内外的阳光雨露 / 162
- 为艺术,为爱情 / 165

艺术之维

- 探戈,城市的依托 / 173
- 舞者之道 / 177
- 自然中的古典 / 182
- 家与乡愁 / 186
- 播种苦难 收获坚强 / 189
- 当古典音乐遇到动画 / 199
- 谁来点燃黑暗中的那盏心灯 / 202
- 浮士德的交易 / 205
- 巴赫的灵感 / 208
- 不要谋杀清白的睡眠 / 215

心灵之约

一个世纪的华丽转身 / 219

大师谢世的时刻 / 222

放歌纵酒 青春做伴 / 225

莫扎特在中国 / 228

尊严 / 230

“老柴”你到底快乐不快乐 / 234

抚平我们心灵的处方 / 236

现代音乐怎么听 / 238

歪斜的灵魂 / 240

艺术的角逐 / 244

《指环》的三个文本 / 248

直面与逃离 / 251

起于优美,止于崇高 / 256

墓 园 之 思

寂 静 的 墓 园

大凡去欧洲旅游的人，少不了要去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去感受一下西方古典音乐的现场气氛，比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和维也纳歌剧院、柏林爱乐音乐厅、莫斯科大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和音乐家灵魂交流的地方，那就是受到冷落的艺术家的墓地。

这是一个凝神谛听的场所，也是个让人缅怀的场所。

维也纳中央公墓，宁静，美丽，气势非凡。这里长眠着许多作曲家。墓地共有四五个入口，正门的大道上，可以容纳七八部马车并肩而驰，大道两边，参天的大树高耸入云。春日的繁花，夏天的绿荫，秋风里的满地黄叶，寒冬里的飞扬雪花，无一不衬托出墓地的高洁。

贝多芬墓位于音乐家墓地的中心部位，与舒伯特比邻，斜对着勃拉姆斯。高山俯仰贝多芬，作为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他的音乐整整代表了一个时代，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一个象征。舒伯特生前就对贝多芬崇拜有加，一直把自己当成贝多芬的学生。临终前，舒伯特要求朋友们把他和贝多芬安葬在一起，舒伯特去世后，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贝多芬墓地所在的维也纳魏林格公墓。1888年，音乐家之友协会将他们的遗骨一同迁到现在的中央公墓。

然而，这个城市最杰出的音乐代表莫扎特却没有被葬在那里。遥想当年，莫扎特一生哀荣，死后却葬在维也纳城的圣马可教堂一个普通的公共墓地，至今无人知晓他被安葬的准确位置。为了维也纳的音乐传统和荣誉，音乐家墓地在正中央竖立了刻有莫扎特头像的纪念碑，来自世界各地的瞻仰者献上鲜花，永远凭吊这个“上帝的宠儿”，他把人世间的苦难化作永恒的欢乐。

客死维也纳的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被埋在距离卡尔教堂不远的一个墓地，当年他下葬的时候只有六人扶灵，六人唱诗，而唱诗的人当中就有年轻的海顿。似乎由此可以见证古典音乐承传的生生不息。

作为一位歌剧指导和指挥，马勒是他所在的时代的一颗音乐明星。马勒的

音乐，旋律优美，充满情感，具有田园风。同时，那种深藏的精神苦闷，内心的矛盾，对人性的绝望，则体现了作曲家生活的另一面。虽然马勒延续了衰颓的浪漫主义传统，但他始终怀着英雄末路的情怀。在中央公墓里是找不到马勒墓的，他的墓在一个叫作 Grinzinger 的墓地。据说他辞世的一幕悲壮感人：送葬的当晚，人们把他的灵柩运往墓地。霎时间，狂风四起，大雨倾盆，灵车几乎无法前行。人们只好缓缓跟随。清晨时分，就在灵柩下葬的时候，太阳突然冲破乌云，光芒四射照耀大地。如果马勒的在天之灵有知，想来他也可以欣慰了。

之所以我把墓地称为墓园，不仅仅因为它是艺术家灵魂的安息之所，更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

莫斯科的夏天天很蓝，云很低，空气清新爽朗。这个时候最适合去瞻仰莫斯科河畔的新处女公墓。沙皇时代，这里是囚禁皇宫女贵族的地方，如今安葬着许多 19、20 世纪的俄罗斯精英，既有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也有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引人注目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后，他们威名一时，然而竟相继开枪自杀。他们的死震惊了文坛与世界。前者是因为“爱情的小舟被生活的礁石撞得粉碎”而弃世，后者是在辉煌人生的背后隐匿着一个挣扎的灵魂而饮弹。法捷耶夫本想葬在母亲的旁边，但他的遗愿没有得到尊重。这里还有几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家，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男低音歌唱家夏里西宾，还有《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的词作者伊萨科夫。他们的身后却留下了坎坷的经历，引人思考，发人深省。此外，巴黎和维也纳的墓地绝没有莫斯科新处女公墓有着如此精湛的雕塑和建筑。每一个墓地都是一个风格迥异的雕塑，每个雕塑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造型，俄罗斯雕刻大师的工艺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展示。在那些细致精微的线条里，饱含着对亡者绵绵无尽的哀思。

其实墓地是阴阳两界的交汇处，死者在这里安息，生者在这里找到活着的理由、活着的意义。参透生死的人，可以像面对真理那样面对死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将活在所有爱他的人的心里。

克林：拜谒柴科夫斯基的故居

7月的莫斯科正是绿意葱茏的盛夏。见到朋友焦东建，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出行方案，但被我一一否决。最后他疑惑地问：你究竟想去哪儿？我告诉他只想去柴科夫斯基故居。克林？那要出莫斯科市区70公里，而且现在正修着公路，来回得一天。我说你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车出了市区，行驶在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大路上。时不时还要避让修路的工程车。一路上，阴云低垂在天际，那种压抑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前一天在特列恰科夫兄弟画廊看见的一幅画，是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大师列维坦的《永恒的宁静》：灰黑色的积云从远处高处逼压向大地，那种泛神的、超自然的力量把所有人造的文明压迫到低矮渺小的位置。好在此时公路两边的白桦林松树林茂盛而葱郁，使不快的心情稍感平复。但只要视线一触及到乌云，仿佛就会看到阴霾中老柴（圈里朋友对柴科夫斯基的爱称）那双绝望的眼睛，听见他忧伤的旋律。

到达克林时已近中午。我们先来到柴科夫斯基博物馆，只需90个卢布（相当于3美元或25元人民币左右），你就可以走进100多年前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的最后岁月。博物馆是后来建的，里面有一个小型音乐厅和芭蕾舞剧场，参观者可以任选一段作曲家的音乐片段在厅里放，以便在进入故居之前先营造一个氛围。我选择了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和同来的朋友坐到音乐厅里。幽暗的音乐厅大约有200多个座位，舞台的正中挂着作曲家晚年的肖像，左侧是一架钢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此生从未与柴科夫斯基这么贴近过，一下子想到来时路上的暴风雨，想到昨天游过的宽阔的莫斯科河，想到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以及老柴近乎崩溃的精神世界。

出了音乐厅，从左侧的后门便进入了别墅的花园内，不远的树丛中隐约见一座浅绿色的木制二层小楼。比起沙俄时期那些王公贵族的奢侈，老柴的故居显得朴素得多。1884年，老柴庆祝了自己44岁的生日后，便想结束居无定所

的游荡生活，几经考虑，最终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找到了一处带花园的别墅。中间还有过几次搬迁，但大都离克林不远。现在的故居是他 1892 年后选定的，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的住所。从结构上说这个别墅是园中之园。外边的大花园是柴科夫斯基的学生塔涅耶夫的，当年学生知道老师有意来此，便主动让老师随便来住。不想老师嫌外边离大马路太近，过往马车的吵闹让他受不了。而里边的房子是一个大法官的，平时不怎么来住，便租给了老柴，后来老柴就把这所房子买了下来。

花园别墅内有一条小路，两边是高大的山榉树，后人称之为“柴科夫斯基小路”。110 年前，作曲家曾无数次地徜徉在这条小路上，构思他晚年最辉煌的创作。小路的尽头向右转过去，在花园的东北角是个凉亭，是夏季纳凉的好地方，可惜凉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修建的。说来别墅也有传奇色彩，卫国战争期间，德国军队就是从克林打到莫斯科城下。在当年的大轰炸中，克林的许多房屋都被炸毁，老柴别墅北面的民居连同别墅的凉亭无一幸免，惟独别墅毫发未损。这简直就是奇迹。我们这些后来者只有感谢老天了，否则千里迢迢来朝拜，看到的却非当日的真迹，岂不太遗憾了。

穿上深色的帆布套鞋，并被告知不准照相后，我们才走进了老柴故居。楼道里很安静，只有套鞋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的轻微响声。隐隐传来的钢琴声让我觉得似乎柴科夫斯基就在楼上，正沉浸在创作之中。上了二楼，屋子中央摆放着一架钢琴，一位中年妇女在弹着《四季》。据说每年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都会得到一个殊荣，就是到这里来演奏。不少年轻的获奖者在柴科夫斯基生前用过的钢琴上一边弹琴，一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此外，评委和获奖者还要到院子里栽一棵树，最大的一棵已经有 40 多年了。1958 年的获奖者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来访时曾经引起轰动，他演奏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水平至今没有人超过。

客厅的墙壁四周挂满了与作曲家有关的照片。我们能认出来的有安东·鲁宾斯坦、塔涅耶夫，还有当时与他合作过的著名歌唱家、舞蹈家。每张照片都是一个历史的瞬间，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让人难以释怀的故事。北墙突出地挂着他的家族照。父亲的大照片在正中央，虽然他是个工程师，但穿戴打扮和气质却更像个将军：一脸的霸气，剽悍魁梧，典型的俄罗斯人。相比之下，柴科夫斯基更像他的母亲，恬静柔弱中带着几分忧郁。老柴一生对女性都有依赖性，这对他的性格乃至音乐风格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4 岁以前他主要依赖

母亲，母亲病故后，照料他生活的是妹妹萨莎。通过故居的管理员，好不容易才找到萨莎——一个温和贤淑的女性的照片，还看到了一幅妹妹婚后居住的卡门卡庄园的油画。那是柴科夫斯基的“创作基地”，有好多个夏天他都是在那里过的，乌克兰乡村美丽宁静的生活是他的创作源泉。妹妹一直是老柴遭逢磨难时的避风港。还有一个女人是他生命中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支柱，这就是后来给柴科夫斯基赞助的冯·梅克夫人。他们之间虽然一生没见过面，但两个人的相互爱慕、激赏、理解和支持却由那些通信传为永恒的佳话。在客厅南墙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了梅克夫人的一幅肖像，一副男人的脸庞，照片只有巴掌大小。这也是梅克夫人传世的唯一的照片。当14年之久的通信关系由于梅克夫人的破产而突然中断时，柴科夫斯基痛不欲生。在给梅克夫人最后的信中他写道：“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为你的困苦而感到痛心。”

妹妹的去世与梅克夫人的断交使柴科夫斯基备受打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克林的别墅里写下了他的经典之作《B小调第六交响曲》（也称为“悲怆”）。在他的卧室一进门的正前方，静静地安放诞生那部巨作的简陋的小桌子，居然连油漆都没上。这部交响曲“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堪称是最好的”，作曲家偏好它是因为它“真诚”。目睹了卧室里那张又窄又小的单人床，想到个子并不高的柴科夫斯基，如何装得下广袤的俄罗斯原野，装得下几代人所背负的苦难与悲伤。床的上方有一幅名为《忧郁》的油画，是一位德国油画家听完他的《忧郁小夜曲》之后的即兴之作。其实，即使在老柴最欢乐的作品中，也有些许伤感的因素。那种淡淡的哀伤几乎浸入到斯拉夫民族艺术家的灵魂深处。

1893年10月28日，“第六”的首场演出在圣彼得堡举行，柴科夫斯基亲自担任指挥。然而首演的反应相当平淡。不但老柴自己认为这是从希望、爱、失望到失败的自供状，评论界也有人称它为“自杀”交响乐。此时此刻，站在作曲家卧室的小桌前，望着窗外的小路，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找寻着老柴的身影，耳畔回响着那悲哀的绝望的旋律，觉得那乐曲“就像只巨大的黑翅天使在高空盘旋”（评论家吉本·赫尼克语）。我想“第六”首演后柴科夫斯基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过克林的别墅，因为11月6日他就在彼得堡去世了。关于他的死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死于喝了带霍乱病菌的生水，还是同性恋丑闻事发被迫服毒，最终都没有定性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死后不久的追悼音乐会上演奏了《第六交响曲》，到场的人们无不认为“第六”就是他的“仆

告”，甚至就是“自杀”的音符。至少作品的主题就是与命运抗争的失败，也许老柴在克林别墅写作的时候就已知道自己生命结束的日子即将到来。

在告别他的故居前，我再次走过“柴科夫斯基小路”，期盼在伟大的作曲家的脚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在哗哗作响的山桦树中去感知他的气息；走过马棚，遥想当年他如何穿过俄罗斯冬日那凛冽的暴风雪，裹着皮袍缩在马车里哼唱着俄罗斯民歌的旋律，往返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大路上。他的一生固然绝望而抑郁，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音乐却给所有热爱他的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感动。